

# 中国佛门 的大智慧

洪丕谟 著



831

Ba 48  
H4367

洪丕漠著

# 中国佛门的大智慧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---

## 开头的話

---

老子说：“大巧若拙。”苏轼说：“大智若愚。”

早已中国化了的佛门智慧，在一般人眼里，看上去似乎就很有点愚拙的味道。人生世上，倏如白驹过隙，及时行乐，秉烛而游尚且来不及，还说什么苦行修持，普渡众生？

殊不知，及时行乐，醉生梦死，正是基于一种人生是苦的曲折表现。表面上的乐，遮掩不了骨子里的苦，遮掩不了思想上的空虚，遮掩不了对于死的恐惧。而佛门智慧所要普渡摆脱的，正是芸芸众生对于世间一切的贪执和痴迷，贪执和痴迷就是苦的缘起。

及时行乐要有经济基础，运用古人的话来说叫做“荣华富贵”。荣华富贵，谁不愿意？可是天底下哪有人人都荣华富贵的好事？当年孔老夫子就曾这样叹道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”对于孔圣人来说，发家致富，尚且这样的难，更何况数以千计万计，犹如恒河沙数的世间芸芸众生？

这就牵涉到对于天命的看法了。我国儒、释、道三教，儒是信天命的。很早很早以前，孔门弟子子夏就公开宣称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话虽出于子夏之口，但实在也是从他老师那里批发来的。那位至圣先师、大教育家、大思想家孔子对于天命，真可谓信得要死。他不仅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并且平时还一再提到：“不

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”“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侥幸。”“古圣人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，岂独丘（我孔丘）哉！贤不肖者才也，为不为者人也，遇不遇者时也，死生者命也。”

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孔子的这种天命思想，又在后来大儒孟子身上得到了新的反映。《孟子·万章上》说：“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”《孟子·尽心上》中，他还提出：“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“莫非命也，顺受其正。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。尽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；桎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。”

道家对于天命，则有信有不信。道家祖师爷老子讲“道法自然”，似乎排斥了天命对于人生的主宰作用，然而庄子却说：“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命也……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”

道家中那个御风而行，洒脱自在得很的列子，也是个坚信命运的人。《列子·力命篇》里，他巧妙地通过“力”和“命”的对话，宣扬了自己的这一思想。

东汉末年道教兴起。为了提高道教的知名度和扩大自己的影响，他们攀根寻祖，认黄帝、老子为本教的创始人。话虽如此，可道教毕竟是主张修炼长生，飘举升仙的，所以其后道教兼道家人物如陶弘景等，他们高举“我命在我，不在于天”的大旗，向儒家天命观发起猛烈的攻击。这一搏击命运的大无畏精神，直到北宋，并被张伯端溶进《悟真篇》里，从而唱出了“始知我命不由天”的激昂诗句。

对于天命，佛家的观点可谓别具异彩。从根本上说，佛教四大皆空，甘于清苦寂寞的人生观，决定他们不愿和天命观打交道。个中有识之士认为，即使你发财坐汽车，住洋房，吃山珍海味，拥娇妻丽妾，一掷千金，享不尽人间荣华富贵，可是到头来，

世事无常，难保不落得个“转眼乞丐人皆谤”的下场，所以富贵场中人，由于内心空虚，不得不经常找算命先生寻求人生答案。富人尚且如此，那末深受剥削，生活没有保障的黎民百姓，于天命中寻找答案，寻找安慰，便就更是不在话下了。可是，作为佛门中人来说，他们既已看透世事无常之理，对于生活一无奢求，清贫淡泊，所以于天命之事，就从根本上不感兴趣了。

不怕说句为佛门贴金的话，佛门从来就是反对算命的。为什么佛门反对算命呢？这是因为他们坚信，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用明朝栖霞山云谷禅师的话来说，叫做：“命由己造，相由心生。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。”

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”，老天是无论如何也奈何你不得的。只要你这样做了，厄运就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，否则老天爷岂非太没道理？反之好话讲尽，坏事做绝，那末任你三头六臂，也就只好是“自作孽不可活”了。

所以佛门要说：“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；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”“不作风波于世上，自无毁誉到胸中。”

我们在初步考察儒、释、道三教对于天命的态度后，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就是：佛门的大智大慧，在于以俯视人生的高度，冷眼旁观的理性，看透“祸福无门”，“命由己造”的道道，主张为人处世，一切在于自己。

那末，怎么个一切在于自己呢？

我们的笔触，不能不探及到佛教的人生观。“人命在呼吸之间”，人生是渺小的。从这点出发，于是晚年归依佛门的白居易，就有了这样的诗句：“蜗牛角上争何事？石火光中寄此身。”由此俯视天下苍生，在短短的生命历程中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，为了一点点蝇头微利，直弄得两败俱伤，不可开交，又何苦来？

我们这里无意抹煞天下百姓的苦难在宏观上和历史上的统

治阶级所作的孽有关。然而掇取佛门有益智慧，从局外来看局中，那末你将欣喜地发现，佛门“世事如棋不着高”的机趣，将使你在微观的人生道路上，避开多少惊涛骇浪、险风恶雨！因为人与人之间在利害关系上打交道，就好比刀口舔蜜，没有不处在危险中的，又好比下棋一样，凭你有多么高妙，总会有输棋的时候。岂不闻：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倒不如，粗茶淡饭得清福，扫地焚香足平安。

既然如此，对于个人的一生来说，也就自然安贫乐道，得其所哉了。如果你没有钱，你就无缘消受宾馆酒楼，山珍海味，由此反获质朴清健之乐；如果你没有钱，就无缘消受歌场舞厅，卡拉OK，由此反而换来六根清净之趣；如果你没有钱……只要能够善自譬解，获得心理平衡，不也挺有意味，深得禅的个中三昧？

佛门修持，从来就有小乘、大乘之分。小乘独善其身，大乘则普渡众生。而我国汉传佛教，则以大乘佛教为主。

“普渡众生”也好算智慧？这就牵涉到智慧的深层蕴藏了。这里宕开一笔，老子“清静无为”，庄子“绝圣弃智”，从表面看，他们似乎否定智的作用，根本没有什么智慧可言，可从实质看，这正是一种从表面的否定中攫获的深层大智。

佛门“普渡众生”显现的智慧，虽亦义理深蕴，可是又和老庄智慧迥异其旨趣。这是因为菩萨深知，如果不能渡尽众生，尤其是众生思想上贪恋执迷的苦，也就无所谓自己的解放。正如佛典所载地藏王菩萨发大愿时所说那样：“众生渡尽，方证菩提；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”

说到佛门智慧，禅的智慧颇能启人心智。当年马祖向怀让学习佛法，为了修成正果，马祖整天坐禅不辍，可怀让却不这样认为，他取了块砖在马祖跟前磨来磨去，说是要把砖头磨成镜子。马祖感到好生奇怪，便问：“你这是干什么来？”怀让正等着马祖

的这句话，于是顺势开导：“磨砖既然不能成镜，那你坐禅又何能成佛呢？”接着并谆谆教诲：“如果你一味执著地在坐相上学佛，就等于扼杀了佛，一辈子也休想梦见大道。”打这以后，马祖便有所感悟，最后终于成为一个著名的禅师。

怀让不愧是个聪明的教育家。他善于寻求机契，诱导学生主动发问，然后因势利导，事半功倍。透过这则故事，我们同时又可看到，对于学禅来说，只要你一旦彻悟禅机，那末吃饭穿衣，挑水劈柴，琴棋书画，行立坐卧，随时随地，无非禅也，并不一定要斤斤计较于死板的形式。这就从一个方面启示我们，一个人只要从心灵上彻底打碎贫富荣辱等种种精神枷锁的束缚，那末他就活得潇洒，活得自在，从而优哉游哉，入于无往而不愉悦，“日日是好日”的禅的境界了。

当然，佛门智慧的光环，还普遍显现在佛法和平时的修行生活，以及佛教文化之中。比如修行生活中有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等好多清规戒律，而弘扬这些清规戒律中的有益成分，对于我们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，促进社会安定团结，建设现代精神文明，不无借鉴之处。再如佛教文化中在文学、艺术、医学等领域所闪现出来的智光，对于启迪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，更是大有文章可做。

佛门是崇尚智慧的。在佛教观音、地藏、文殊、普贤四大菩萨中，观音大悲，地藏大愿，文殊大智，普贤大行。文殊可谓是智慧的象征。你看，他头梳五个髻子，既反映了童子的天真，又表示着法界体性智，大圆镜智，平等性智，妙观察智，成所作智等五种智慧。左手所持莲花上面，安放着一本《般若经》，体现着般若一尘不染的大智。右手执持金刚宝剑，意在象征智慧能够断除一切烦恼，就好比宝剑能够斩除群魔一样。妙还妙在文殊菩萨座下的那头狮子，在很大程度上显现了智慧的法力和勇猛。

纵观佛门智慧,既体现在哲理的探求方面,又体现在生活的体味和艺术的创造等方面;既有出世的高度,又有入世的深度。这里只有安于寂寞,与人为善的安详和睿智,没有惊于宠辱,营营扰扰的权术。亲爱的读者朋友,如果你的心理一时失去平衡,生活得太累太沉重,不妨受点佛门智慧的启迪,你将由此而获得一种别有奇趣的心灵救济法门。这里,佛门的宽宏、谦退、精进、智慧,将使你重新悟出拼搏人生和享受人生的无穷乐趣。如果你在这世上生活得并不太累太沉重,或者竟是那么的欢乐无忧——当然这是多数,那末佛门的智慧,也将给你的人生,添上一抹瑰丽的奇彩,如果你愿意的话。

洪丕谟于华政园中百尺楼头

1991. 2. 28.



# 异彩斑斓的佛教世界观及其他

---

## 既是宗教，又是哲学

每当人们踏进寺庙，总可看到香烟缭绕，是信徒们在叩头跪拜，祈求菩萨的保佑；又时常可以看到，僧众们仪态整肃，鹄立佛前，木鱼钟磬，一时齐鸣，是堂上在做功课、佛事了。

作为一种宗教，佛教也和其他宗教一样，有着自己的教主——佛；教职人员——僧伽；宗教仪式——功课佛事；宗教活动园地——佛寺古庙；宗教清规——具足戒；宗教典籍——《大藏经》；宗教信徒——男女居士。

然而，佛教也有和其他宗教不尽相同的地方。比如，各种宗教都有自己崇拜的神，而佛教则可以说是有神，也可以说是无神，这点我在其他篇章中会加以交待。再有，由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早已和儒、道及其他文化彼此交融，各自完善，并从而形成一整套独特的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——多姿多彩的佛教哲学。

在这方面，章太炎的看法是，佛法理应只和哲学家为同聚，而不和宗教家为同聚。我们看他的理由，自属振振有词，不为没有见地。他说：

试看佛陀、菩提这种名号，译来原是“觉”字。般若译来原是“智”字。一切大乘的目的，无非是“断所知障”，“成就一切智者”，分明是求智的意思，断不是要立一个宗教，劝人信仰。细想释迦牟尼的本意，只是求智，所以要发明一种最高的哲理出来。佛法的高处……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，必要实证真如；发明如来藏的见解，必要证实如来藏。与其称为宗教，不如称为“哲学的实证者”。

由此，章太炎老夫子纵笔直下，大声疾呼：“若晓得佛法本来不是宗教，自然放大眼光，自由研究。纵使未能趣（趋）入实证一途，在哲学的理论上，必定可以脱除障碍，获见光明。”

章老夫子把佛法看成为是哲学，认为研究佛法，必定可以脱除障碍，获得光明，自然属于彻悟的智者之言。但另一方面，佛教毕竟有着它的宗教仪规和出家徒众，只谈佛法，闭口不谈佛教，未免偏颇。

有趣的是，他还对“支那佛法”有过这样的阐述，认为佛法传进中国以后，分为天台、华严两宗。天台宗据《法华经》，华严宗据《华严经》。这两部经典，意趣本就不很明白，两宗的开山祖师智者、法藏两公，只是把自己的意见，随便附会，并且暗取老子、庄子的旧说，用以阐明佛法。最后并得出结论：“唯有把佛与老、庄合，这才是……救时应务的良法。”

关于章老夫子后面这种说法，我们当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，因为他的这种说法，终究只代表他自己。我们不是说要“百家争鸣”吗？

然而，章老夫子毕竟也自有他精妙绝伦的地方。他在《论佛法与宗教、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》一文中就曾这样提出：

佛法原说六亲不敬，鬼神不礼，何曾有崇拜鬼神的

事实？明明说出“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”，就便礼佛、念佛等事，总是礼自己的心，念自己的心，并不在心外求佛。

不管社会上有多少在家出家的佛教徒真正懂得礼自己的心，念自己的心，向心上求佛，不向心外求佛的道理。可是，这丝毫也无损于佛法作为一门哲学透发出来的智慧之光。

所以笔者认为：作为佛教，是宗教；作为佛法，是哲学。既是宗教，又是哲学。宗教可以慰藉寻常的平民百姓，哲理可以启迪较高层次的文人学者。说句俏皮话，大概这也可算是佛门因材施教，普渡众生的两手吧！

我们平时读书求知，为人处世，何不也试着学点两手呢？如果可能的话。

## 佛门“大千世界”之谜

作为佛教对宇宙的一种认识，“大千世界”全称“三千大千世界”。

何谓“三千大千世界”？我们不妨抽丝剥茧，先从“世界”谈起。“世界”这词，梵语写作 Lokadhātu，含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意义。分开来说，“世”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时间迁流，“界”为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方上下的方位空间。现代物理相对论有所谓“四维空间”的说法，“四维空间”通常所指，就是我们生活的“三维空间”（客观存在空间），再加上时间的合称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能不为佛教观察世界的深邃洞察力和独到思维而深深折服。我们且看《楞严经》第4卷中是怎样为“世界”所下定义的：“世为迁流，界为方位。汝今当知：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、上、下为界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为世。”然而平时所指，则又多半偏重于

“界”，即偏重于空间的含义。

佛门认为，世界又有小千世界、中千世界、大千世界的不同，而这些世界，又以小世界为基本的组成单位。何谓“小世界”呢？佛典《长阿含经》等典籍的说法是：在同一日月照耀下的一个空间，这个空间以须弥山为中心，须弥山四周有山海回环的四大部洲，同时并以铁围山作为外廓，就是所谓的“小世界”了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大致一个小世界相当于一个太阳系。

明白了何谓“小世界”，我们就不难进而对“三千大千世界”作出清晰的解释了。宋代道诚《释氏要览·界趣》指出，一千个小世界加起来为一个“小千世界”，一千个小千世界加起来为一个“中千世界”，一千个中千世界加起来为一个“大千世界”。因为“大千世界”要积累小、中、大三种“千世界”后方能形成，所以才有“三千大千世界”的叫法，这就是所说的：“以三积千故，名‘三千大千世界’。”

这样  $1000 \times 1000 \times 1000$  积累下来的结果，一个“大千世界”就包含了十亿个世界，正如《法华经·如来筹量品》所说：“无量无边，非算数所知，亦非心力所及。”现在，随着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，天体望远镜的可测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太阳系所属的银河系，而徜徉远涉于广泛的仙女座星云、麦哲伦云、旋涡星系、椭圆星系、不规则星系等河外星系。使人惊叹的是，这些河外星系，亦称“河外星云”的总数，据目前统测的结果，其数目正好也是十亿个左右，与佛经所述“三千大千世界”包含的十亿个小世界的数目，竟是不谋而合，这不能不说是个旷古奇迹或万世难以剖解的谜！

妙在佛教对于天体宇宙认识的睿智，还和“自心现作”的独到思维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具有无与伦比的瑰丽浪漫色彩。佛教典籍《涅槃经·四相品》说，佛菩萨“能以三千大千世界入于

芥子，其中众生亦无迫窄及往来想，如本无异”。为此，唐柳宗元《法门寺石门精室三十韵诗》说：“小劫不逾瞬，大千若在掌。”《华严经·梵行品》则反复阐述“世界”空间的“涉入平等”：“小世界即是大世界，大世界即是小世界。”“一世界即是不可说世界，不可说世界即是一世界。不可说世界入一世界，一世界入不可说世界。”又说：“十方世界不可说，一念周行无不尽。”可见佛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法广大的妙用。

使人尤感兴趣的是，佛经在对天体宇宙作如此深邃洞察的同时，还在“其中众生亦无迫窄及往来想”一语中，透露了外星人的存在。是佛门瑰异现象的偶然巧合，还是早就独具只眼，的确在几千年前就已发现了外星人的存在？这这也是一个放在我们面前有待揭开的难解的谜。

当然，这里也还不能排除佛经“大胆假设”的智慧之光。我们是崇尚拿来主义的，既然佛门早就打破思想束缚，在众多的佛经里作着多种多样的“大胆假设”，那么在科学昌明的今天，我们何以反倒变得谨小慎微，处处显得缩手缩脚呢？

打开你的思维之窗，让佛光也照一照吧，如果确实有助于你拓展思维的话。

## 有神还是无神？

或许你将认为提这个问题很可笑。凡宗教都是有神论者，若说佛教无神，那全国各地的寺庙里，人们还要焚香点烛，顶礼膜拜干吗？不就是图个求佛菩萨保佑？佛菩萨就是神。

其实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。

按照《辞海》解释，神就是：“宗教及神话中所幻想主宰物质世界的、超自然的、具有人格和意识的存在。”如果用这把标尺衡

量,可以这样认为:佛教具有有神无神的两重性,或从根本上来讲,是无神论。

说佛教有神,是因为遍布宇宙十方世间的,非但有过去、现今、未来“竖三世佛”,中央、西方、东方“横三世佛”,亦且有东方香积世界阿閼佛,南方欢喜世界宝相佛,西方安乐世界无量寿佛,北方莲花世界微妙声佛等“四方佛”,而一般信徒对于佛菩萨的顶礼膜拜,也都基于有神,神能主宰改变物质世界,使祈求者消灾增福这一立场出发。

然而,若再进一步从教义上探求,则又基本可以认为,佛教是无神论者,并且还是非常彻底的无神论者。1987年《法音》第2期中国佛学院学生和贾题韬居士的一席对话,贾居士说:“佛教则认为一切法众缘所生,所谓‘此有故彼有,此无故彼无’。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形成或消灭的。在这一规律面前是万法平等的。佛教否认独一无二、绝对至上、掌握人的命运的神。佛是至高无上的,但他不能掌握人的命运,也不能逃避这个规律。佛之所以成其为佛,正因为他认识了这个规律,并根据这个规律断惑证真才成佛的。而且从本质上说,心、佛、众生,三无差别,世界上一切有情都可以遵循这个规律达到与佛平等的地位。至于佛典上所说的众多鬼神等,都是属于众生一类,与我们人类一样,依所作之善恶而决定其升沉苦乐之依、正二报。”贾居士根据佛教教义,不承认世界上有造物主,有管理、主宰世界的神的存在,可谓深入浅出。试想,佛门既然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因果缘起,万法平等的规律,主张只要根据这个规律断惑除业,一切众生都能成佛,那么只要自己弃恶从善,回头是岸,一心一意地多做有利于国家他人的事,便可获得一个好的结局,也就自然十分在理了。否则坏事做尽,恶有恶报,到头来也只是个自作自受的问题,与佛何干?为此,贾居士得出结论:“佛教是无神论,这是佛教在

各宗教中独具的特色。其他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认为有一至高无上的神掌握着人的命运，甚至连宇宙万物都是由神创造的。……佛教否认独一无二、绝对至上掌握人的命运的神。”

贾居士对佛教无神论的精彩论述，我们可从佛典如《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等典籍中找到有力的印证。书中佛告善现说：“于汝意云何？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否？”

善现回答：“不也。世尊，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，何以故？如来说诸相具足，即非诸相具足。”

佛又对具寿善现说：“善言，乃至诸相具足皆是虚妄，乃至非相具足，皆非虚妄。如是，以相非相应观如来。”

经文表明，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”。如果心中安着种种分别的识、相去看佛，那就不能真正见佛了。

然而，毕竟因为经文深奥，还是丹霞烧佛、呵佛骂祖等佛门公案能够说明问题。一次，丹霞禅师来到洛东慧林寺，其时正好遇上天气大寒，于是丹霞便在殿中焚烧木佛取暖。院主看到丹霞如此行为，当即呵责道：“云何得烧我木佛？”丹霞以杖拨灰，笃悠悠地回答：“吾烧取舍利。”院主闻言，又批评他说：“木佛安有舍利？”丹霞听院主这样一说，便就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步步紧逼说：“既然木佛没有舍利，那为什么又要责备我呢？要是能够再拿两尊佛像让我烧着取暖，岂不更好？”

故事说明，在丹霞眼里，佛菩萨作为主宰世间一切的神的象征是根本不存在的，至多也只不过是尊可以随意处置的偶像而已。

再如呵佛骂祖，当年药山禅师看到遵布和尚正在洗佛，于是问他说：“这个木佛听凭你洗，还说得那个真佛吗？”和尚回答：“把这个真佛也拿了来。”言外之意是说，只要你能拿来，真佛同样也可以洗。

既有偶像，以作为维系世人对佛菩萨信仰的一种中介，又倡导因果缘起学说，从根本上否定神的存在，这就是佛法广大，佛门大智慧与众不同的魅力所在。

这里，你将得到什么启发呢？若从你平时最尊奉的偶像着手进行理性的解剖，这样一来，或许你的思想将由此而得到一次新的解放，你的思维之花将开放得更加艳丽多彩，你对世界的认识将显得愈益深邃精湛。

南无阿弥陀佛，可不正是这样？

## 四大皆空

在佛门中，“四大皆空”的教义显示了佛学家对组成宇宙万物，乃至人体生命存在的客观分析和主观解脱的双重睿智。

虽然在人生的主观解脱上，佛教有所谓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的说法，但是对于这种不时地由因缘和合凑集起来的有形的“色”（物质），毕竟又离不开地、水、风、火四种基本元素，也就是“四大种”的结集。“四大种”地、水、风、火，各有秉性：地性坚硬，水性潮湿，火性温暖，风性流动。如果世界宇宙缺少四大，那就什么有形的“色”都构不成了。比如以陶罐为例，陶罐既是物质，便就是“色”。陶罐的前身由泥制坯，制坯的泥不能太干，要有一定的湿度。陶坯制成以后，少不了要放进窑里烧制，受火锻炼，受风吹拂，然后才能制成陶罐，为人们所用。很明显，陶罐的制成，离不开地、水、风、火“四大”。

由此及彼，从客观分析，佛门认为，不仅小小陶罐要由“四大”和合而成，就是大至日月星辰，小至日用万物，并且就连我们人的身体，乃至其他一切生物，也无不都由“四大”凑成。《四十二章经》第20说：“佛言：当念身中四大，各自有名，都无我者。”这



是就人的身体分析，地为骨肉，水为血液，火为体温，风为呼吸。并由此“结而成身，以为神宅”。

《圆觉经》卷上则说得更加细致：“我今此身，四大和合。所谓发毛爪齿，皮肉筋骨，体脑垢色，皆归于地；唾涕脓血，津液涎沫，痰泪精气，大小便利，皆归于水；暖气归火；转动归风。”很显然，佛教教义表现在这里的，实际上借用了“四大”中坚、湿、暖、动的四种属性。

可是从另一方面，正是由于四大和合积聚的结果，才形成了这身体血肉之躯，所以如从缘起角度分析，这种“四大”的和合积聚，又只不过是暂时的凑合，因为缘散则离，其性非有，本属一个虚假的幻像罢了。也正因为有着这种主观上的独到认识，故而佛门对于人类生命，以及世间一切生命现象，就常以“四大皆空”来作为对死亡恐惧的自我解脱了。为此，苏轼《答子由》诗说：“五蕴皆非四大空，身心河岳尽圆融。”

有了这种认识基础，佛门观察世间万事万物的认识睿智又进而以身内身外作为界限，把“四大”分为“有识四大”和“无识四大”两种。“有识四大”为“内四大”，以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“五根”（感官），和合“心识”而组成生命现象。“无识四大”为“外四大”，以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“五尘”而构成客观物质世界。正如唐代宗密《华严原人论》所说那样：“心识所变之境乃成二分：一分即与心识和合成人；一分不与心识和合，即成天地、山河、国邑。三才之中，唯人灵者，由于心神合也。佛说内四大与外四大不同，正是此也。”

在词义的变换中，日长时久下来，“内四大”又被用来特指人身，并渐渐深入引用到文学领域中来。历代文人著作中对此加以引用的，几乎随处可见。宋代王铨《四六话》卷上说：“梦幻泡影，知既往之无本；地水风火，悟本来之不有。”《金瓶梅》第 65 回也引用说：“一心无挂，四大皆空。”